

M&C

媒介与文明译丛
Media and Civilization

丛书主编 唐海江

媒介考古学

方法、路径与意涵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美] 埃尔基·胡塔莫 [芬兰] 尤西·帕里卡 编
唐海江 主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M&C

媒介与文明译丛
Media and Civilization

丛书主编 唐海江

媒介考古学

方法、路径与意涵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美] 埃尔基·胡塔莫 [芬兰] 尤西·帕里卡 编

唐海江 主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美)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芬)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编;唐海江主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12

(媒介与文明译丛)

书名原文: Media Archaeology: Appro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SBN 978-7-309-14123-8

I. ①媒... II. ①埃...②尤...③唐... III. ①传播媒介-考古学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9926 号

Media Archaeology: Appro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ISBN 9780520262744

Copyright© 201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is translated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本书原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加州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显示书名。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087

媒介考古学:方法、路径与意涵

[美]埃尔基·胡塔莫(Erkki Huhtamo) 编

[芬]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

唐海江 主译

责任编辑/刘 畅 章永宏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79 千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123-8/G·1940

定价: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百余年前，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面对由新报和新知涌入而引发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变局，发出了“中国千年未遇之剧变”的感叹。相较之下，百余年后的今天，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给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的冲击，与梁启超时代相比又岂能同日而语？追问当下，目前公众、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热议的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以及可以想见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又会将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抛到何种境遇？于是，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蜂拥而来：后真相、后人类、后人文……我们似乎比以往都更加直面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而又反复回响的命题：我们是谁？

面对这一疑虑，“媒介与文明”译丛正式与大家见面了。关于媒介研究的译著，在中文世界目前已是不少，一方面与上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学术界“媒介转向”的潮流相呼应。但遗憾的是，有关历史和文明维度的媒介研究的译著却屈指可数，且不少译著以既定学科视野对作品加以分类，这不仅严重限制了媒介研究本应有的阐释力，也极大削弱了对当下世界变化的纵深理解和想象力，难免给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本译丛旨在打破当下有关媒介研究的知识际遇，提供历史与当下、中国与西方的跨时空对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现实。借此，读者可以从媒介的视野重新打量人类文明和历史，并对人类文明的演变形成新知识、新判断和新洞见。

在此，有必要对译丛主题稍作解释。何谓“媒介”？这是国内媒介学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反映出中国缺乏媒介研究的学术传统，“媒介”给人以游垠无根之感，同时也因近年

来西方研究中的媒介概念纷至沓来，“变体”多多，有点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媒介概念在西方世界也非历史悠长。直到 19 世纪后期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媒介”才从艺术概念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常规的词汇。此后，随着媒介研究的扩展，其概念也在不断演化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媒介概念重新打量过往的历史（包括媒介概念缺席的历史），孕育和催生出诸多优秀成果，甚至形塑了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话语体系或者“学派”，为国人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鉴于此，本译丛对于“媒介”的使用和理解并非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单一的意义，而毋宁将其作为一种视野，一种总体的研究取向，一种方法论的实施，以此解析人类文明的过往、当下和未来。也就是说，媒介在此不仅仅是作为既有学科门类所关注的具体对象，而是试图跨过学科壁垒，探讨媒介和技术如何形塑和改变知识与信息、时间与空间、主体与身体、战争与死亡、感知与审美等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主题和操作实践。

基于以上考虑，本译丛初步定位为：

- 一、题材偏向历史和文明的纵深维度；
- 二、以媒介为视野，不拘泥于媒介的单一定义；
- 三、研究具有范例性和前沿性价值。

编译就是一种对话，既是中西对话，可以从媒介视野生发有关中国的问题域，同时也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如本译丛所呈现的，倘若诸如主体性、时间性、空间性、审美体验、知识变革等议题，借助历史的追问和梳理，可以为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和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某种智识和启迪，那么，译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补充一句，译丛并不主张以规模、阵势取胜，而是希望精挑细译一些有价值、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成熟一部，推出一部。由于编者视野有限，希望各方专家推荐优秀作品，以充实这一译丛。

最后，译丛的推出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各位工作人员对这一“偏冷”题材的厚爱。同时，尤其要感谢丛书的译者。在当今的学术市场上，译书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大家因为对于新知的兴趣走到了一起。嚶嚶其鸣，以求友声，也期待更多的同道投入到这一领域。

是为序。

唐海江

2018. 12

中译本序

本书初版于 2011 年,其目的是阐明媒介考古学这样一种新兴的研究形式。媒介考古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崭露头角,其先驱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他并未系统地使用过“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埃尔基·胡塔莫和托马斯·埃尔塞瑟等学者。他们的工作由沃尔夫冈·恩斯特、尤西·帕里卡、朱莉亚娜·布鲁诺和其他一些学者承继,并且其中很多人还为此书作出了贡献。然而,若在时间的长河中进一步追溯媒介考古学的元素,我们便会回到米歇尔·福柯、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阿比·瓦尔堡以及瓦尔特·本雅明等学者所作的开创性贡献。换句话说,媒介考古学的史前史早在“媒介考古学”这个术语被确定之前就已开始。人们可以说,媒介考古学有着多重历史,可以在当前的媒介文化语境下重获生机。

“媒介考古学”这个词语最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中,但对其使用的方式却不尽相同。可以说,这里有多种媒介考古学,而不限于某种统一的方法。如此,有时令人困惑,媒介考古学的方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何坚持媒介考古学是多元的原因。本书旨在让学者们就媒介考古学为何及其未来等展开对话。它在试图让人们了解目前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为未来的应用敞开大门。本书达到了这一目标。它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并在许多学术机构被用作教科书。谈到学术建制,我们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媒介考古学并不局限于媒介研究。相反,它是艺术史、电影研究、建筑、科技史和当代文化理论中许多主题和思想的桥梁。媒介考古学贯穿于各个学科之间。

我们衷心希望此书的中文版能找到许多热情的中国读者，他们能够采用书中的思想并将其推广。令我们特别好奇的是，媒介考古学将如何推动中国的文化形式与中国历史的对话，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媒介环境。中国科学技术创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李约瑟和他的专家团队写下了著名的系列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人们应该把这些成就与中国当下的媒介世界重建联系。我们渴望看到，未来来自中国的媒介考古学家能揭示中国的媒介文化及其发展。

本书想要通过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启示为媒介考古学研究奠定基础。其旨意并非给媒介考古学的意涵及其应用盖棺定论，而是为创新、补充和拓展新的视野提供空间。我们深深感到，为了实现其目标，媒介考古学应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我们需要认识到，媒介发明通常具有跨国影响这一特性：设备、理念、使用甚至虚拟媒介技术的梦想，都跨越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在此过程中交融。这就是为何我们强调媒介考古学应该研究任何媒介环境，而不仅仅是西方的媒介环境，并以一种比传统的假设更丰富、更复杂的方式重写那些传统的历史。这种假设以线性的方式推进，以达到数字化的完美境地为终点。媒介考古学并不将任何特定的地理区域凌驾于他者之上，而是试图挑战那些已成建制的历史，如殖民地历史等。媒介考古学声称自己是多极化的，承认有许多创新的中心。对于新的知识、观念和视野的产生，这些中心之间的对话尤为必要。

媒介考古学有望成为一种开放的方法，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成果，并将过去与现在连在一起。在此领域，还有许多有趣而未知的任务等待学者们完成，包括研究不同地理区域和全球视野、新的方法论、案例研究以及概念创新等。此书作为一般意义而言的媒介考古学，旨在充当时光机的作用，在历史的多个时刻停驻，并激发人们意识到这些时刻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一种时光机，媒介考古学从人们的遗忘中挽回那些多样而另类的往昔，并让它们再次紧密相关，从而促进人们以全新的方式来思考媒介。

埃尔基·胡塔莫 尤西·帕里卡

2018年12月 洛杉矶-南安普顿

致 谢

本卷的准备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因此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作者的耐心等待。我们特别高兴和自豪的是,维维安·索布切克同意写一篇给人启发且鼓舞人心的后记。我们还要感谢图尔库大学的坦贾·西弗森在该项目的早期阶段提供的想法。我们同样感激埃尔基的几位助理教授玛格丽特·摩尔斯和道格·卡恩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和建议。加州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玛丽·弗朗西斯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个项目。此外,感谢凯特·沃恩和整个制作团队的辛勤工作以及伊丽莎白·马格努斯在手稿的润色上提供的莫大帮助。

若要让埃尔基列出所有不仅对这本书作出贡献、还对其媒介考古学思想发展有所助益(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贡献)的人员名单,则数量太大,以至于无法在此一一罗列。但是,我们仍要特别感谢接下来这些人的鼓励和友谊(排名无先后): Paul DeMarinis, Bernie Lubell, Ken Feingold, Michael Naimark, Perry Hoberman, Toshio Iwai, Tomoe Moriyama, Perttu Rastas, Päivi Talasmaa, Margaret Morse, Vivian Sobchack, Doug Kahn, Victoria Vesna, Simon Penny, Soeren Pold, Oliver Grau, Jeffrey Shaw, Gloria Cheng, Tom Gunning, Rebecca Cummins, Hannu Salmi, Hannu Riikonen, Tapio Onnela, Päivi Kosonen, Heidi Pfäfi, Markku 和 Ippu Kosonen。尤其感谢 Machiko Kusahara。

尤西感谢特别支持这个长期项目的所有院系:图尔库大学文化历史系,柏林洪堡大学媒体研究系和安格斯鲁斯金大学英语、传播、电影和媒体系。至于其他人,感谢(排名无先后)

Wolfgang Ernst, Matthew Fuller, Sakari Ollitervo, Hannu Salmi, Robin Boast, Joss Hands, Simon Payne, Katy Price, Pasi Väliaho, Teemu Taira, Olli Pyyhtinen, Juri Nummelin, Charlie Gere, Joss Hands, Kaisa Kontturi, Julio D'Escrivan, Floris Paalman, Ned Brooks, Garnet Hertz, Ilona Hongisto 和 Matleena Kalajoki。尤其(一如既往地)感谢 Milla Tiainen。

除了书中的两篇文章,其他所有文章都是专门为此书而写并且是首次面世。托马斯·埃尔塞瑟和温迪·秦书写章节的早期版本已发表在杂志《银幕》(*Screen*)上,以及《批判研究》(*Critical Inquiry*)上。能够得到允许重印这些出版物中的文本,对此我们十分感激。

作者简介

埃里克·克塔滕贝格(Eric Kluitenberg)是一位独立的理论家、作家和组织者,致力于文化、媒体和技术领域。他是阿姆斯特丹文化与政治中心百利会场(De Balie)的传媒总监。著有《虚拟媒介之书》(2006)等。

杰弗里·斯科斯(Jeffrey Sconce)是西北大学屏幕文化项目的副教授,著有《幽灵媒体:从电报到电视的电子在场》一书。他在媒介和文化史方向卓有著述。他即将出版的书探讨了电子媒体与妄想之间的历史关系。

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是国际电影历史学家、电影理论家、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电影电视系教授,著有《当代美国电影研究》(2002)、《当今好莱坞:历史、性别与民族》(2009)、《电影理论:感知的介绍》(2010)等。

草原真知子(Machiko Kusahara)是早稻田大学文化构想学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科技、艺术与社会互动理论。

旺达·施特劳芬(Wanda Strauven)是德国学者,任职于法兰克福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及影视媒介。

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是德国媒介理论家、媒介历史学家,任职于德国吕讷堡大学数字媒介文化与美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历史及媒介认识论。

温迪·秦(Wendy Hui Kyong Chun)是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介学院教授,具有系统设计工程学和英语文学的跨学科背景。

保罗·迪马里尼斯(Paul DeMarinis)是美国视觉和声音

艺术家，擅长电子音乐作曲，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积极从事数字声音创作，声音艺术早期创新者之一。

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是柏林洪堡大学音乐学与媒体研究所媒体技术系主任。他的著作包括 *M. edium F. oucault* (2000), *Das Rumoren der Archive* (2002), *Im Namen von Geschichte* (2003) 和 *Das Gesetz des Gedächtnisses* (2007)。恩斯特教授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基于时间和以时间为关键点的媒介以及技术数学的“声音”维度。

凯西·阿尔特(Casey Alt)是一位艺术家，他的作品探讨了界面/接口(interface)是如何作为权力和文化的媒介的。虽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媒介问题和其发展过程，但他的作品通常涉及多种媒介，包括软件、设计、安装和性能。他目前居住在纽约，是杜克大学艺术实践、艺术史和视觉研究中心的客座助理教授，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和保护研究生院的建筑学兼职助理教授。

诺厄·沃德里普-弗鲁因(Noah Wardrip-Fruin)的工作是国际性的。作为一名数字媒体创作、评论家和技术研究人员，他对虚构和可玩性特别感兴趣。他著有 *Expressive Processing: Digital Fictions, Computer Games, and Software Studies* (2009)，还编辑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四本书，包括 *Second Person: Role-Playing and Story in Games and Playable Media* (2007，与 Pat Harrigan 合作)，*The New Media Reader* (2003，与 Nick Montfort 合作) 等。他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计算机科学系表情智能工作室的副教授。

维维安·索布切克(Vivian Sobchack)是美国电影和媒体理论家和文化评论家，退休以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电影和电视学院的副院长，是第一位当选电影和媒体研究学会主席的女性，并且是美国电影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她的著作包括 *Screening Space: The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Film*, *The Address of the Eye: A Phenomenology of Film Experience* 和 *Carnal Thoughts: Embodiment and Moving Image Culture*，并且她还主编了两本人类学著作 *Meta-Morphing: Visu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Quick-Change* 和 *The Persistence of History: Cinema, Television, and the Modern Event*。她的研究兴趣是兼收并蓄的：美国电影类型、哲学和电影理论、历史和感知现象学以及史学和文化研究。

目 录

致谢 / 1

作者简介 / 1

导言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 / 1

第一部分 想象的引擎

拆除神话引擎：作为主题研究的媒介考古学 / 25

虚拟媒介的考古学 / 47

回溯影响机器之起源 / 69

弗洛伊德与技术媒介：魔法石板的不朽魔力 / 94

第二部分 面对/互动媒介

Baby Talkie, 家庭媒介与日本现代化 / 120

观察者困境：触摸, 还是不触摸 / 145

游戏玩家的责任：完全成为端口 / 160

持续的短暂性——未来只是记忆 / 179

第三部分 模拟和数字之间

消失的点与破折号——人如何保存记忆 / 204

媒介考古学：方法与机器 VS 媒介历史与叙事 / 231

图绘噪音：关于不规则性、拦截和干扰的技术与策略 / 248

我们的情感对象：面向对象如何让计算机成为一种媒介 / 269

数字媒介考古学：解读计算进程 / 292

后记：媒介考古学与昨日重现 / 315

索引 / 326

译后记 / 341

导言 媒介考古学的考古

埃尔基·胡塔莫 尤西·帕里卡

“新媒介”(一般来说,它是互联网、数字电视、交互式多媒体、虚拟现实、移动通信和视频游戏等现象的松散集合)的出现,对考察晚期现代性媒介文化的许多学者已经构成挑战。他们的研究议题多样,从网络分析到软件研究;从网络经济新帝国的图绘到作为“观看(或听觉、阅读和触摸)方式”的新媒介分析。在指明社交网络、互动游戏及数据挖掘的“新颖之处”,以及夯实新媒介“哲学”和新媒介“语言”的基础等方面,学者们已作出了诸多努力。一些学者主要关注新媒介的社会或心理层面,另一些则聚焦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或寻找各种媒介形态背后的技术决定性因素。

尽管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新媒介研究却表现出了相同的对于历史的漠视。当代媒介文化带来的挑战是复杂的,但历史一直被认为对解决此等问题无所裨益。新媒介被视作一个无所不包和“永恒”的领地,可以达致内部自治。然而,变动的迹象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近年来,一大批探讨媒介古今联系的研究和丛书纷纷面世¹。这种以历史为导向的媒介研究必将大受欢迎。然而,人们不可避免地注意到,对于(媒介研究的)方法和路径的定义和讨论,学界往往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探讨历史,或者因为历史事实本身的激动人心;或者因为这些事实能够揭示媒介文化的大致状况。但这些“事实”的性质常常被当作既成之事,它们与观察者及其所处时代及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也仅被当作假定对象而弃之不论。

本书旨在通过引入一种或一系列密切相关的方法,试图改变这一境况,这种方法被称为“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虽然媒介考古学这一术语并未被指定为一门学科(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期刊或会议),但其名号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研究、大学课程以及演讲之中²。存有高度分歧的教学大纲和阅读清单已表明,媒介考古学在术语和原则上尚未达成一般性共识。然而,这一术语

已为研究的历史性调整带来诸多启迪，并开始推动学者界定其规则，反思其理论和哲学上的意涵。本书是有关媒介考古学的首部论文集，它收录了一系列在美发表的媒介考古学研究论文，其目的是推动媒介考古学自我认同和自我界定的进程。

本书不会为新学科确定某种“正确”的规则、方法指南，或为其划定一个固定的边界。它并非要为媒介考古学确立某种“正统性”，而是希望为不同的声音提供一个开放的论坛，引发人们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相关问题及其前景的“多元化”探讨。可以说，把已经出版的文字汇编起来将有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³。在这本文集中，编者另辟蹊径，既从经验丰富的学者那里，也从崭露头角的学者那里征集新的稿件。编者要求学者们展望未来，而非一味回顾过去，要求他们反思对媒介考古学的独特见解。作为本书的基础，此篇导言将对已有研究展开回顾，尝试性地勾勒“媒介考古学的考古”。当然，仅仅关注那些明确宣称“媒介考古学”的研究可能过于狭隘⁴。承认那些自身未被定义为“媒介考古学”，但共享着相同兴趣和目标的研究，在此也非常重要。

对于许多媒介考古学家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也为媒介考古学埋下了伏笔。这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希格弗莱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道尔夫·斯滕贝尔格(Dolf Sternberger)、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在某些意义上都堪称“媒介考古学家”的先驱(法语 *avant la lettre*)。最近，有关新历史主义的争论也成为媒介考古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论域。可以说，媒介考古学本质上是新历史主义，但这种说法又过于笼统⁵。一大批思想已为媒介考古学提供了灵感。文化唯物主义、话语分析、非线性时间概念、性别理论、后殖民研究、视觉和媒介人类学以及新游牧主义哲学等多样化的理论均属这一混合体。

那么，是什么将不同的媒介考古学家的方法和研究兴趣融合在一起，使此术语合法化？对于媒介文化和历史“标准化”叙述的不满，可能是最为明显的共同动力。媒介考古学家们认识到，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当代媒介文化和媒介历史，往往只是选取其中某一部分进行叙述，而这一部分不尽然是正确和相关的。出于疏忽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还有许多内容被遗落。对于媒介评论家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而言，按本性，媒介考古学是一种与以往研究格格不入的“学科”，“一种与以往研究格格不入的‘全新’的诠释，而非仅仅对技术古往今来历程的讲述”⁶。同样，媒介考古学家通过指出历史中迄今未被注意的连续和断

裂,挑战了现代媒介文化和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漠视态度。结果,媒介研究的范围被推回数个世纪之前,并扩展至西方世界以外⁷。基于相关研究,媒介考古学家构建出了关于媒介被压制、被忽视和被遗忘的另类历史。这种历史观并不像目的论所论及的那样,认为当下的媒介—文化条件已经达到所谓的“完美”状态。发明中的死胡同、失败品以及那些从未变为物质产品的发明,对于媒介考古学而言,也有重要的故事亟待讲述。

媒介考古学不应与考古学混淆成同一个“学科”⁸。当媒介考古学家声称他们正在“挖掘”媒介文化现象时,我们应当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挖掘”一词的意义。例如,工业考古学通过全方位研究废弃工厂、寄宿公寓和垃圾堆,揭示了有关人们的习惯、生活方式、经济和社会分层以及致命性疾病等方面的线索。媒介考古学搜索文本、视觉和听觉档案以及文物收藏,强调文化在话语和物质层面的证据。它在各个学科之间移动自如,没有一个置身其间的永久家园。这种“游牧主义”并非一种阻碍,实际上它可以与媒介考古学的目标和研究方法相匹配,使其漫游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景观之中,偶尔也跳入艺术领域。媒介考古学可能——也许应该——发展成为一种“四处游荡的学科”⁹,米克·巴尔(Mieke Bal)谈到这一问题时,如此建议。

媒介“考古”维度的发现

贾可·佩罗特(Jacques Perriault)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媒介考古学方法并以此命名的学者,其观点体现在他的《影子和声音的记忆:视听考古学》(*Mémoires de l'ombre et du son: Une archéologie de l'audio-visuel*, 1981)一书中。正如书名所示,他的“视听考古学”完全被历史中的视觉和听觉媒介所占据。佩罗特分析了“使用功能”与“社会再现”¹⁰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过去的技术和现代形式之间的种种关联,并强调,他并不希望人们将他的研究视为因对当代媒介实践产生恐惧而“逸入历史”(escape into history)的结果¹¹。佩罗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历史学家,这可能有助于他掌握中立而灵活的研究方法。

在佩罗特之前,“考古学”一词曾出现在C. W. 西拉姆(C. W. Ceram)的《电影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inema*, 1965)的标题中。西拉姆是一位知名的考古学推广者,真名为库尔特·威廉·马雷克(Kurt Wilhelm Marek, 1915—1972)。他将考古学观念应用于电影史前史的研究之中,但这种观念与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目标并无二致。对于电影发展,西拉姆提出了一个严格意义上为线性的且具有目的论色彩的论述。但在1897年,他却中断了这一论述。这一

年,据他说,“见证了电影产业的诞生”¹²。西拉姆专注于电影发明家们和电影摄影发展的技术步骤,而那些未能完全适合这一主题的所有事物均被排除在外,无论其多么有价值。英国学者奥利夫·库克(Olive Cook)所选的一些插图(大多来自约翰·巴恩斯和威廉的伟大收藏)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指出了西拉姆所忽略的现象和潜在的联系¹³。这一令人关注的断裂,体现了动态影像历史中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张力。

“考古学”这个词后来出现在罗宏·马诺立(Laurent Mannoni)的《光影的伟大艺术：电影考古学》¹⁴(*Le grand art de la lumière et de l'ombre : Archéologie du cinéma*, 1994)的标题中。其研究重心的改变非常明显。在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这证明“考古学”一词的合理性),马诺立在书中不再力图提供一种封闭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由一组相互关联且不可避免地走向电影的因果链条构成。相反,这本厚达五百页的书由一连串细致的案例分析组成,内容涉及动态影像文化的不同方面,时间跨越数个世纪。尽管马诺立非常强调技术,他同时还讨论了技术的应用及其多样化表现。一种叙述得以逐渐展开,但并不假装其如何完备,也并不隐藏其中的问题。不过,尽管马诺立的论述贴近资料来源,避免理论性的推测,该书还是提供了诸多新的洞见,这为进一步解读媒介考古学开辟了道路¹⁵。

然而,这些开创性作品仅仅是通往媒介考古学的可能道路之一。19世纪以来,现代媒介技术蜂拥而至,在大众社会中的声望日益提升,因此,对其性质和影响的分析尤为必要。现代社会的紧迫感往往引导早期学者集中研究具有政治和社会含义的现代问题,而为“媒介的考古”问题留下的空间却日趋减少。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1944)与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识字的用途》(*Uses of Literacy*, 1957)等作品中对大众媒介的批判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¹⁶。当这些作者转向媒介早期的历史时,往往忙于重构媒介技术及其产业发展史,并且,就像摄影和电影一样,他们会为这些媒介作为新的艺术形式的潜力进行辩护。在这里,发明家和实业家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媒介结构通常是线性的,不同的媒介形式一般会被分开来进行单独讨论。

马歇尔·麦克卢汉为媒介研究引入了新的方法、新的组合和新的主题。他早期的著作《机器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 1951)发展了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他偶尔将历史与神话相提并论,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轻松且轻率(如某些人以为的)地转换。在《古登堡星汉璀璨》(*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中,当麦克卢汉在追溯古代口头传播、谷登堡的印刷革命和借助电视再现的新口头